

道源長老講

金剛經講錄

道源老法師講

金剛經講錄

第100

迴向偈

願以此功德
莊嚴佛淨土
上報四重恩
下濟三塗苦
若有見聞者
悉發菩提心
盡此一報身
同生極樂國

金剛經講錄

著作者：道源長老

倡印者：十方佛弟子

地址：嘉義市荖藤宅10號

電話：（〇五）二三三一·二六二

承印者：和裕出版社

地址：台南市海佃路二段六三六巷五號

電話：（〇六）二五六六·四四三—四

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恭印一〇〇〇本

序

道源

我國人與金剛經特別有緣！念經者，歡喜念金剛經。講經者，歡喜講金剛經。註經者，歡喜註金剛；正因為註解太多了，反而有越看越不懂之困惑！尤其上半卷與下半卷之問答，經中之文句相同，其不同之點何在？更加難懂！

有的註解說：下半卷是「重說」；這樣解釋，令人難信。世尊說法有「重說」的，這是世尊說法將要說完之時，又來些聽法的人，世尊有大悲心，對於無量眾生，不捨棄一個眾生，對於後來的眾生「重說」一遍，但世尊有大智慧，必然變更文體，改用偈頌，令聽過者，不感覺重複。所以十二部經中，有「重頌」一部，金剛經之下半卷，既非偈頌，何能是「重說」呢？

道源初「學教」時，親近慈舟大師，大師每講一種經、

論，必指定一種註解分科。所謂分科者，即是將這部註解的科文，全抄寫在聽講用的經、論本子上。例如，講大乘起信論時，指定「起信論義記會閱」，講金剛經時，指定「金剛經心印疏」，心印疏是清朝溥畹大師著的。大師將金剛經正宗分，分為兩大科：

- 一、首示降住其心歷彰般若妙用。
- 二、次明菩提無法正顯般若本體。

看了心印疏，可解釋金剛經之下半卷不是上半卷重說之惑。但是聽完全部金剛經之後，對於心印疏之分科，亦不能無疑？

金剛經上半卷開始，長老須菩提之請詞：「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世尊之答詞：「……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如是住！如是降伏其心！」下半卷開始，長老須菩提之請詞亦是：「世尊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

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世尊之答詞亦是：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當生如是心……」須菩提是代已發菩提心的眾生，請問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世尊之答詞，亦是為已發菩提心的眾生，「應如是住！如是降伏其心！」是則全卷金剛經只有兩個問題，就是「云何應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亦只有兩個答覆，就是「應如是住！如是降伏其心！」並沒有第三個問題「云何是菩提心？」而心印疏第二大科「下半卷」說是解釋「菩提無法……」似乎與經文不太適合？

再以華嚴經證之：善財菩薩參訪諸大善知識之時，其請法之詞，皆曰：「聖者，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？云何修菩薩道？」正是先發菩提心，而後請問，云何學菩薩行？云何修菩薩道？則與金剛經請法之詞相同。即以般若法之體用言之：亦應先顯體而後論用。心印疏

之兩大科文，則先論用而後顯體，亦似乎有欠次第。

予初「學教」時，因懾於慈舟大師之威嚴，雖有疑而不敢請問！待予學講金剛經時，因無智慧，未能另立科文，予又因心印疏之釋義顯理，深合「頓禪」，故仍依據心印疏講演。民國三十八年，五十歲來臺，歷年以來，講演金剛經多遍，亦皆依據心印疏。六十歲母難之日，且影印該疏一千部，送人結緣。六十四歲因講大乘起信論，需要起信論義記會閱。在卅字續藏中，將「會閱」查出。翻查續藏目錄時，看見很多金剛經註解。在無意中發現通理大師所著之「金剛經新眼疏」，該疏既名「新眼」，一定對於金剛經有新的見解。當將該疏查出一看，果不出所料！

新眼疏將金剛經分為大四科：

- 一、略明降住生信分。
- 二、推廣降住開解分。
- 三、究竟降住起修分。
- 四、決定降住成證分。

金剛經上半卷所說的是「信、解」，下半卷所說的是「修、證」。在經中皆有文句可以證明，只是前人未曾發現而已。

從此以後，對於金剛經之下半卷與上半卷有何不同之疑惑，悉皆消釋！於是影印新眼疏三千本以廣流通。更復依據新眼疏盡量講演金剛經，藉報通理大師之法恩於萬一！

七十八歲，在海會寺，創辦能仁佛學院，八十歲時，為諸同學講金剛經一遍，全部錄音。函請廣化法師，著成講記，幸蒙應允！乃將全部錄音帶及參考資料，寄給法師。詎知法師常在病中，未能執筆，予八十五歲，在高雄佛教堂，講阿彌陀經時，廣化法師率其高足淨觀法師來見，當即介紹淨觀法師代寫金剛經講記。自民國七十三年六月份在菩提樹雜誌開始登載；至七十四年元月間，講記之稿子方寫四分之一，又詎知淨觀法師忽患重病，轉住三家醫院，動了兩次手術，時間經過將及一年之久，方得康復！菩提樹自民國七十四年三月份，因無來

稿，停載十個月之久，幸法師病愈，繼續來稿，乃於七十五年元月份續載，至七十六年元月份方告完成。予已八十八歲矣！因略述經過之因緣，足見好事難成！是為序。

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元月二十日

跋語

弟子淨觀

編完上道下源長老講的「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」講錄，使我不禁大大地鬆了一口氣。現在想起編寫過程，所遭遇的困難與感受，自覺只能體會，不可言傳。

今上人要我寫一篇「跋語」，真使我不知要從何談起。但是為了使後來者，為佛教的事業，也有勇氣去做「難做敢做」的精神去幹，我願將我為上人編寫這部「金剛經」講錄的經驗、感受和受益，略略的告訴讀者，以共勉之。

當我在佛前發願要為上人編寫這部「金剛經講錄」的時候，我只是一個小沙彌而已，而且對經教一竅不通。其時恩師上廣下化老和尚多次告訴我說：「道老講的金剛經，是累積了五十多年講經的經驗，講的一部經，內容頗為豐富，又淺白，對修行、學道有非常豐富的經驗與啟示，好好去聽道老講金剛

經，好好去研究道老講的金剛經，即使不開悟，也能獲得不可言喻的受益。我為了體力不行，自從編完了道老講的『佛說觀無量壽佛經』講記後，就力不從心，沒有辦法替老人家編寫他講的金剛經講錄，心中時刻感到遺憾，耿耿於懷，感到內疚。」聽了恩師對上人那麼的推崇備至，也令我深深地覺得，若不是把上人講的金剛經整編出來，的確是佛教界的一大損失。因此我就告訴我恩師說：「師父！既然您老人家身體不行，就由弟子代您完成這個願望吧！」恩師聽了，非常高興，隔日即帶我到高雄佛教堂去拜見上人，這也是我來臺灣出家，第一次去拜見長老。上人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，承蒙上人不棄，答應給我編寫他老人家講的金剛經，這是我與上人結下法緣的經過，至為珍惜，是為一記。

當我編寫這部金剛經講錄時，越編下去，內心越感到汗顏與恐慌。這時才發覺到佛法是那麼的高深，那麼的深奧與難

懂；單憑「初生之犢不怕虎」的精神去硬幹是不行的，那時真有「騎虎難下」之窘。為了面對讀者，逃避現實是不行的啊！怎辦？唯有「惡補」，到各寺廟去收集各家不同作者講述的「金剛經」做為參考。夜深人靜，拼命開夜車，恩師又病，白天又要侍奉湯藥，那段日子，身體的確是感到很疲勞，但是精神上，卻法喜充滿。今天我對佛學，倘能有點膚淺的認識與體會，也是拜領那段日子，為了對讀者有個交待，拼命研究「金剛經」，所建立起的基礎。寫到這裡，我不禁想起宣化上人曾對我開示的一句話：「學佛要學先吃虧，不佔別人的便宜。」今天我才體會到這句話的真正意義，即是「先吃虧」，其實就是「佔便宜」能充實自己。

由於筆者業障深重，金剛經講錄編到第八分時，在民國七十四年元旦日的晚上，忽然呼吸困難，胃出血，被緊急送去「長庚醫院」治療，後因醫藥費昂貴，被迫轉到「仁愛醫院」

開刀，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，施手術後，就沒有好過，每日瀉二十多次，一飲食就嘔吐，臥在醫院治療了四個多月無效，四月四日只好自動申請出院，返回馬來西亞到「馬大醫學院」治療，至七月廿日才查出拉瀉嘔吐的原因，原來係切除胃手術時，胃腸銜接出差錯，其時體重急速下降，由原來七十五公斤，只剩下三十多公斤。醫生認為體力太弱，遲疑不敢再施手術以糾正之。恩師函催返臺治療，八月返臺灣，先給前中國醫學系主任某教授用中藥治療了一個多月無效，教授暗示我的同門，準備為我辦「善後事」。那時病況已進入奄奄一息，只剩下皮包骨，血壓只六十左右，隨時會休克倒下，那時可謂貧病交迫，箇中的滋味，至今難忘。後來幸得我的同參法界法師把我帶到臺北市松江路「廣慈僧伽醫藥會」求醫藥的協助。其會長蕭貴芬居士，幹事王浚奇居士，立即毫無條件把我送到臺北著名的「國泰綜合醫院」治療，在院施了兩次大手術，到十二

月六日始出院。這次大病足足醫治了一年，因此道公長老的金剛經續稿，在力不從心，萬二分無奈之下停頓了一年，頗感內疚，唯有藉「菩提樹」向道公、編輯、關懷的讀者，刊登「道歉啟事」，以表示萬二分的歉意。

這次住院的醫藥費，總共花了廿二萬新臺幣，除了臺北慈濟功德會供養醫藥費三萬元，金山念佛會供養二萬元醫藥費外，其餘額十七萬元之醫藥費全由「廣慈僧伽醫藥會」供養。而且蕭會長，尤其是王浚奇居士，每天都抽空慰問病情。在這些金錢掛帥的社會，他們對貧病交困的出家人的關懷，充份表現了佛教徒最高的素質，足令人讚嘆，是值得一書讚揚的。今天筆者仍能繼續為佛教盡點棉力，能把金剛經講錄編完，能繼續為恩師編寫「戒學淺談」，「廣慈僧伽醫藥會」與供養醫藥費的諸大德，功不可沒，謹此記下，以申內心的感激。尚希望讀者為了貧病的出家人，有個醫藥協助會，安心辦道，請給予

「廣慈僧伽醫藥會」全力的支持，則功德盡未來際，將是無邊無量。

金剛經不斷強調說：「書寫、受持、讀誦金剛經，果報不可思議，功德不可稱量。」那麼，我編寫「金剛經」又有什麼感應呢？在進入「國泰綜合醫院」時，我已奄奄一息，生命垂危，主治醫生很坦白告訴我說：「若是你不即刻開刀，重施胃腸糾正手術，是死路一條；若是施手術，成功的機會只有五十對五十，原因是你目前的健康，極度的衰弱，體內的營養全被拉、吐掉了，在缺乏營養的情況下，施手術，最忌銜接時，線與胃腸不能粘住，那就宣告手術失敗，是否要施手術，由你自己去決定。」在恩師的鼓勵下，那時我的心境反而很平靜，對死亡也毫無恐懼，我勉強坐在病床，用心香向觀世音菩薩禱告說：「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！弟子淨觀比丘，沒有信佛之前，自信是個『砍頭風吹帽，坐牢若遊園。』的硬漢，今天信了

佛，又出了家，對生死更無恐懼，只是弟子有未了之願，就是編寫上道下源老和尚講述的金剛經，尚未完成，目前只編到第八分而已，若是就這樣死去，則今生將會感到非常的遺憾，使我愧對道公與讀者。若此劫一定逃不過的話，能否待我完成此任務之後，才讓我走，願菩薩慈悲垂加護。」禱告完，即接受注射，準備進入手術室。在全身麻醉，手術期間，耳邊很清楚聽到有百多名僧人在持誦「大悲咒」的聲音，而自己卻能持「往生咒」。經過六個小時的大手術，結果醫生宣告手術成功，直到第二天醒來，自覺還在持誦「往生咒」，此不可思議之事，一也。手術後的兩星期內，喝半杯牛奶即感飽脹不舒、難受。醫生告云：「你胃已切除了三分之二，今又施了胃腸糾正術，胃更小了，你今後終身要每日分八餐吃，就是少量多餐吃。」但是我回到寺廟跪在佛前發願說：「寧可持戒而死，不願犯戒而生；絕對不因病緣故，而犯佛制，比丘應『過日中不

食』的禁戒（雖然我知道因病緣故，佛制可開緣，不算犯戒），並發願終身持誦金剛經。」奇怪，以後我的健康一天天好起來，今天我不但能受持比丘「過日中不食」的禁戒，對「日中一食」的比丘，我也能不受時日的限制，隨時可以隨喜過「日中一食」的生活。打破了醫生要我每日分八餐食的預言，佛法誠不可思議，持誦金剛經的功德亦不可思議，筆者身受其益大矣！

道公長老講述的這部金剛經，是以通俗平淡的語氣講，其解釋則義極高深，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講述，令人讀之，心豁開朗，如飲甘露；講述的風格又另樹一格，在我收集多家講述的金剛經本子裡，這種風格是沒有的，難怪家師對這部「金剛經講錄」譽之為「是道公累積了五十多年講經經驗，講出的精華。」上人除了非常有系統把金剛經的義理剖釋外，又給讀者清楚又明白的指出一條康莊修行的大道；在講經中，上人不時